

駱阜雲的佛化肖形印章

駱阜雲
精萃

● 陳清香

駱阜雲先生，1948年生於福建惠安，及長，隨父移民至馬來西亞的檳城，在檳城鐘靈高中受教育，畢業後，即赴澳洲進入新南威爾斯大學深造，主修化學。當時，先生在半工半讀的情況下，獲得該校學士學位。其後便定居於雪梨，前後近三十年，直到2001年8月辭世。

阜雲先生自幼即雅好詩詞書畫，九歲有緣得遇張大千、竺摩法師等名家，接觸翰墨山水人物繪畫；其後又經常博覽當代名書畫家，如徐悲鴻等及金石篆刻家的作品。就讀初中時，駱阜雲向管震民、駱清泉、陳瑞祥、蕭遙天師等名師請益，先學習如何欣賞鑑定名品，進而摹倣創作，撰寫詩作書畫及篆刻印章。從遺作〈駱阜雲談印〉一文，便可了解阜雲對傳統印章所鑽研的深厚功夫。因此，雖然他在大學主修科學，卻累積了傳統中國文人深厚的學養與鑑賞能力。

對於傳統印章，阜雲已十分熟習歷代印制的源流與藝術形式的表現，但就文字印與肖形印兩大類中，卻獨衷肖形印的表現，尤其雅好戰國肖形印所展現的元氣淋漓。歷代所遺早期肖形印中，鮮有以佛教為創作題材者，阜雲卻別出心裁，大量刻鑿佛化肖形印，其初發心是得自早年即已結下的佛緣。

阜雲是長年浸淫於佛法的，其間因皈依三寶而得法號「心齊」。就讀新南威爾斯大學時，曾與友人共同創立澳洲佛教文教協會，此協會扮演著漢文化傳布澳洲，以及漢藏佛教交流的橋樑。當年曉雲

法師走訪澳洲時，亦曾結下良好的書畫善緣；澳洲佛教協會也邀請過竺摩法師、耶喜喇嘛與會。因與善知識來往頻繁，駱居士在書畫、金石藝業的提昇，以及對佛法的體驗，自是進益不少。居士晚年並向耶喜喇嘛學習密法，身體力行，因此對藏傳祖師特別景仰。

從阜雲保留曉雲法師生前「致駱阜雲書」的內容看來，二人亦師亦友的情誼非淺，在不同時期的書信措詞中，不但能嗅到早年曉雲法師創立華梵大學的艱辛過程，也看得到阜雲藝業的逐年進步。尤其在民國八十九年七月十二日的書信往返中，法師謂：「……細讀來書，細賞『佛化肖形印章』，愛不釋手，我定計畫印成專集，但要三個月後才能進行……」能受到曉雲法師的讚美與肯定，計畫印成專集，這是何等的不容易！

細審阜雲的「佛化肖形印章」遺作，可歸納為三大題材：一者，佛傳故事印章；二者，其他歷朝佛菩薩像；三者，中國文人散聖形像。阜雲居士所刻篆有關佛傳故事的章印圖像，是極具相當特色，不僅表現出對佛陀的景仰與奉佛的虔敬，也同時彰顯了居士對篆刻藝術的獨特造詣。所謂「佛傳」，是指記錄釋尊一生重要事蹟的傳記。自從釋迦牟尼佛示現涅槃以來，歷代南北傳的佛教徒，紛紛將佛陀教化行跡記載於經典，或以象徵寓意的圖像，表現在各式紀念建築物，如佛塔的塔門浮雕裝飾中。直到西元一世紀以後，人間相貌的佛陀與佛傳故事，方才以具體形像誕生。一般稱「四相成道」，或「八相成道」，隨著創作者的時代更迭，而延展出不同背景、不同風貌的佛傳圖像。例如印度鹿野苑博物館所收藏的佛陀世尊「八相成道」浮雕石碑，代表笈多（Gupta）王朝的笈多式樣名品。又如山西大同雲崗石窟第六窟的三十三幅「佛傳浮雕」，代表北魏五世紀的時代風格；印尼日惹波羅浮屠（Borobudur）佛塔一百二十幅佛傳浮雕，反映了八世紀南亞的風土人情。

佛傳故事圖像在漢地的流傳，至宋元以下，更具多樣化，如寺院壁畫、水墨捲軸畫、木刻版畫、經書插畫等等，不同形式的藝術表現均有。

阜雲居士的佛傳印刻共計15件，題曰：「太子降生」、「離宮」、「削髮」、「寂寞苦修」、「牧女獻糜」、「夜睹明星」、「成等正覺」、「魔女誘惑」、「龍王護佛」、「法輪初轉」、「佛子乞位」、「無微不至」、「佛還觀父」、「為母說法」、「雙林入滅」。這些題材基本上是繼承了傳統佛傳故事。北傳佛教較少表現的內容，如「削髮」、「龍王護佛」、「佛子乞位」、「無微不至」等；而南傳佛教較少見的題材則有「佛還觀父」、「為母說法」等。經過文化融合，佛傳故事似是受到儒家思想影響，變得比較重視倫理觀念。因阜雲居士出生於馬來西亞，已與南傳佛教有所接觸，又長年定居雪梨，也接受了漢傳佛教文化的薰陶，故其作品的取材，自是融會南北傳二系佛法。



■ 太子降生

此十五枚印章，大部份以朱文為主文，少部份白文，刻文線條有粗有細、有精有略。佛陀身形的取樣，有全身、半身、部分特寫相；有正面觀、側身觀、仰身觀等。佛陀或坐、或立、或臥，時而單身止靜，時而飛奔向前；除了一人獨處，也與信徒或家人同聚。人物造形構圖變化多樣，決無雷同。印章外形有正方形、豎長方形、橫長方形、梯形、正圓形、橢圓形、三角圓形、葫蘆形等等，不一而足，深具變化之美。而印章的材質，則有玉石、凍石、壽山石、竹節、松木、檀木、陶土等，均屬上好印材。

就佛傳故事題材而言，其中「削髮」、「寂寞苦修」、「成等正覺」等，其藝術手法極具震撼力。

「削髮」的題材在北朝以前的漢地石窟中，時有所見，南傳的圖像，則還流傳著太子發願削髮，而髮不落地的圖像，這表現了太子成等正覺的願心。本印章在圓形的外框中，悉達多太子右臂上舉作抓髮狀，左臂橫伸作削髮狀，動作乾淨利落，圖像表現清晰。

「魔女誘惑」，用粗獷朱文刻劃骷髏形象代表魔女，是象徵寫意的手



■ 夜睹明星



■ 龍王護佛



■ 法輪初轉



■ 佛還觀父

法，也具有相當程度的詼諧性。

「夜睹明星」磨刻了很精彩的佛陀面部特寫，在南傳的藝品，幾乎多以禪定佛身來詮釋，而阜雲卻以睜大的佛陀眼神，與遠處發亮的星光，來強調主題，真是神來之筆。

陶印的「龍王護佛」中，釋迦佛陀居中，於寶座結跏趺坐，雙手結禪定印，左右對稱，顯得四平八穩；目真隣陀龍王則七重圍繞佛頂四週，佈滿整個佛光，既是護佛，也是莊嚴佛身。此題材廣傳南亞佛教國家，是藝術性極高的作品。

橢圓形的「法輪初轉」，以白文麋鹿造型，象徵佛陀初轉法輪的鹿野苑，不但立意甚佳，且捕捉了若干戰國肖形印的遺韻，深具創意。

「佛還觀父」一圖，是正圓形結構，佛父淨飯王半躺的身子，枯槁而衰邁，霜白的鬚鬚表徵生命接近終點的形象。而側身的佛陀，肉髻、圓光、面目輪廓清晰可見，代表著智慧的光芒。畫面中尚有二位雙手合十的弟子侍立佛側。整體而言，畫面人物布局均衡，主從分明，老少、坐臥對比明顯，朱文、白文、刻文分配勻稱、協調，充分表現悉達多太子對父親所盡的孝道。

有關歷朝南北傳佛像題材，如江蘇連雲港漢代佛像摩崖石刻，北魏、北齊佛陀造像、《法華經》的二佛並坐像、觀世音菩薩，以及南傳泰國速哥臺古佛等。就單獨佛像而言，有禪定佛、降魔觸地印佛、說法佛、行道佛、思惟像、面壁

佛、臥佛等不同姿勢。

泰國速哥臺古佛，表現了十八世紀泰國流行的佛像式樣，頭上尖頂，佛身著袒右肩衣，有坐姿與立姿，立姿佛赤足，一手上提，腳作前行狀，是為行道說法的佛陀，與漢傳佛像較之，別出一格。



■ 江蘇連雲港漢代佛像摩崖石刻

佛像之外，還有中國文人散聖形象，如題曰「行到水窮處，坐看雲起時」，是一位側著身子，項上有光輪，身影瀟灑的大耳朵比丘。另一神韻相同的「布袋和尚」，則是立身，背負大布袋。二件作品均是以極細的刻文，描繪出大額頭、大肚皮的和尚身影特色，刻文細若蟻足，簡潔流暢，猶如毛筆運作的高古游絲描，神韻天成。

「鳥窠禪師」刻出住在樹幹棲止修行的唐代禪師，與白居易對應的生動禪機，早已成禪門名句。「達摩祖師」是以隻履西歸的形象出現。「弘一大師」則是以真實人物的寫真像描摹，刻法精細，神韻逼真。「曉雲法師」以長方型印，刻下微側而前行的身影，表現一代尼僧環宇周行及創辦大學的超人毅力。而「目蓮救母」中的孝子尊者與墮入地獄的母親分別框在葫蘆的上下圈中，其母子情深的精采身影，刻得入木三分，令人感佩！

民國八十九年七月，曉雲法師曾計畫用三個月的準備時間，出版印製阜雲作品專集，但隔年的八月，阜雲卻終長眠於雪梨。出版的事一直至曉雲法師圓寂前都沒能實現。而這次阜雲居士的同修梁麗明女士，將其先夫遺作輾轉託璧苑索序於筆者，筆者翻閱每幅「佛化肖形印章」，直覺每幅都是珠璣、每筆均是般若，不但令人賞心樂目，愛不忍釋，細讀之餘，尚可悟道，堪稱當代難得一見的佛藝名品。筆者祝賀此書終能實現九年前阜雲居士和曉雲法師的出版遺願，故樂意為之贅言，是為序。🕉

2009年5月14日陳清香草於士林志成園畔